

“现实是如此不寻常，没必要为它撰写虚构故事”

纪录片《第六医院》

法国 妙果 图文

2021年7月，第74届戛纳电影节在口罩中开幕闭幕了。

一年半没完没了的疫情，医院成了人类社会的主角。许多影片都有医院的故事和场景，生老病死、悲哀喜乐离不开医院。引人注目的有一部晔晔（Ye Ye）导演的纪录片《H6》，影片入围了戛纳特别展映单元，可以说是一鸣惊人。



这是旅法的中国年轻导演晔晔的第一部影片。

故事围绕着医院展开，特别是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这座全国、乃至全世界医学界享有盛誉的医院展开。一提到这所医院，我就马上想到陈中伟医生，他是世界“断肢再植之父”。1963年，外科医生陈中伟在这里成功进行了世界首例“断肢再植”手术，成为世界上第一例成功接活断肢的医生，载入世界骨外科历史。

这所医院每年门诊量两百多万例，导演用摄影机记录了众生相，梳理出一部动人心弦的影片。



这部纪录片非常朴素，不但把医院的里里外外都收入镜头，最难能可贵的是，导演用人物写生手法，细腻地把病人和家属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穿插铺展犹如故事片：安徽来的路边水果摊主的孙女被公车撞到，压断了手指，心痛之余希望得到公交公司的赔偿；重庆来的农民工意外摔伤，全身瘫痪，面临是否动脑手术的问题；宁波慈溪一个爱女心切的父亲妻女出车祸，他守护女儿，天天给她唱歌，对女儿隐瞒母亲已去世的噩耗；安徽老乡千里迢迢来上海置换双膝，即便要饭也坚持康复治疗，虽潦倒但很自尊，生活有序；八十多岁上海老太太昏迷不醒，老伴天天恩爱地守护身边。影片注意光线效果，画面构图很美。特别是走路蹒跚的安徽老乡的镜头，像油画一样。



这些在医院相聚的普通人展现了中国人强烈的家庭观念、亲情观念和责任观念，在人生遇到不幸的重大变故时，面对疾病守望相助、共渡患难。

除了患者和家属，影片也刻画了医生、护士和清洁人员、理发师等其他护理人员的形象，他们与病人、家属的密切联系。





镜头中除了诊疗室之外，连中西药房、食堂厨房等也都一一展现。其中洋洋大观的中药房是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拍摄的。影片包罗万象而又有条不紊，苦中作乐很感人，充满人情，也很有幽默感，堪称为一部宏伟的生命交响曲。特别是看到中医推拿正骨医生麻利干脆治病那一段，全场都乐了。



不由让我联想到两部欧洲故事片，一部是获得了金棕榈等国际大奖的《爱》，为了让病痛中的老伴“解脱”，老头用枕头闷死了她；还有今年入围戛纳的《一切顺利》，一个中风后的富翁，因生活不能像以前那么享受自如，要女儿帮他安乐死，但这在法国违法，他就不惜巨款到瑞士安乐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种对生活的态度、生死的观念，跟晔晔表现的医院人群截然不同，后者极其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热爱生命。



为了了解导演为什么想到拍摄这部纪录片，怎么筹备，又是怎么能在一所大医院里拍摄记录了这些人的状态，笔者专门采访了年轻女导演晔晔。



她说：“多年以来，我发现海外很难在主流大银幕上看到真正的、有情感细节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我眼中的中国人有着炽烈的关爱、坚定的扶持、隐忍的历练、明亮的乐观。我渴望用最朴素却最有力量的方式，来讲述真实的中国人的故事。”

对于纪录片，她表示：“现实是如此不寻常，以至于我觉得没有必要为它撰写虚构的故事。在法国，有人说 ‘la réalité dépasse souvent la fiction.’ ——现实往往超越了虚构。的确如此。”

晔晔是哈尔滨人，虽然学习理工科但从小向往艺术。1997年国内珠宝行业伊始，她或许觉得可以向艺术靠拢，选择进入武汉大学珠宝学院学习珠宝鉴定。2001年到巴黎留学，学习美术预科和法语，从零起步重新考进兰斯美院，学习工业设计，4年后毕业，又进入法国瓷都利摩日国立美院，沉下心来研学艺术功用化。毕业后，她开始用小DV拍摄影像，朋友发现她有画面叙事的天赋，建议她学电影。晔晔就考入巴黎的ESEC法国高等电影学院，面试后校长建议她学纪录片。以前她一直认为电影离自己太遥远，从来没想过。但学习后，她不仅很喜欢，也觉得自己很适合从事影视行业。





毕业后晔晔曾经当过新华社视频报道员，一年后决定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专注于艺术创作。作为自由职业者，她做过影视及大型演出的项目统筹、制片助理，当过《狼图腾》视觉特效助理、吕克·贝松编剧制作的《勇士之门》的现场视效师，在现场工作和项目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014年，因为脑炎，她在医院住了三个多月，经历了7次脊髓穿刺。她在医院里深深体会到中西方人对生活的态度、对生命的理解和对生死的观念都有很大的差异。住院的经历，让她对医院非常了解，也让她产生了一个愿望，做一部以中国人在医院里发生的故事为题材的电影。

病愈回国后，她和很多朋友谈了拍片的想法。一位朋友将她推荐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室故事》电视纪实节目摄制组，晔晔加入了拍摄团队，并成为执机导演。剧组在医院里安装了一百来个固定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地拍摄了三个月。



此时，晔晔正在构思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她想用人物写生式的方法拍摄一部表现人的感情的纪录片。在拍第一季的四个月中，看到医院往来病人和家属，她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与思考，构思了几组人物，写下了脚本构架。

在拍摄第二季“急诊室故事”时，晔晔根据剧本框架在人群中择选几组人物，征得他们的同意，建立相互信任关系后，4个月内拍摄了大量的素材。有住院病人还去上海最著名的中医医院看病吃中药，影片中的洋洋大观的中药房就是在那儿拍摄的。



回到法国后着手后期制作，前期由于缺乏资金，晔晔只能工作之余自己动手整理素材和粗剪。四年后，她遇到了法国制片人 Jean-Marie Gigon，才组队完成了最终剪辑及配乐，在 2019 年疫情之前调色完毕，2020 年电影成片。

晔晔说：“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和在漫长的剪辑过程中，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有时我是边流泪边拍摄或剪辑的；有时一些有趣的事情也使我畅怀大笑。最让我难忘并受益良多的是，医院这个极度压缩的微型社会，让我在极短的时间内，成倍放大了我思考的维度，也使我本来相对锐化的个人边界变得更为开放，客观，包容和理智。”



她表示：“曾有人认为片子缺少观点，我认为这是一部纪录片，所以也可以说以何种手段来记录，记录下来的是什么内容就是我的个人观点。观众从头到尾看完影片的过程就是对我观点的阅读，观影之后的评论就是对我观点的解读，而观后产生的不同的感受甚至情绪，就是多元的文化同我观点的交流。观众看完后所产生的最直接的个人感想也正是一个纪录片导演所能够留给观众的最大的认知空间，这是一部剧情片形式的纪录片。没有画外音，没有访谈的一部众生相纪录片。在我看来，这似乎更感人。所以我没跟任何人妥协，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到底。后来碰到了制片人 Jean-Marie Gigon，他也有过重病住院的经历，所以很认同作品的方向和理念。他认为亲情和人与人之间的细腻的情感是最有国际性的。在他的组织下，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法国编辑这部影片，并将片子提交戛纳电影节。”



影片一举入围了戛纳电影节，得到了广泛好评。华裔年轻纪录片导演晔晔就此登上了国际影坛。



（剧照由片方提供）